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

明 賀復徵 編

詔五

蜀漢後皇帝三月詔

諸葛亮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  
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  
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俎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

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  
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  
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  
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  
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  
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  
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龍行天伐除患寧  
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

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  
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  
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  
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  
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  
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  
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麾首

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返將助亂人不武王命戮及妻孥固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魏文帝三公詔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  
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  
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今  
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擴棄投之畫外車駕  
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文帝禁母后干政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

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文帝鵜鵠集靈芝池詔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明帝正嗣統詔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



議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  
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  
皇立廟京都又寵蕃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  
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  
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罪繇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有令公卿有司深以前  
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  
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

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  
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明帝日食不許禳祠詔

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  
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  
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  
以寤之宜勅政自修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  
於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奏欲

遣上公與太史令禳祠之於義未聞也羣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明帝用人詔

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

明 賀復徵 編

詔六

晉武帝讓王濬詔

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  
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  
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

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

武帝答司馬孚等詔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  
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  
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  
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

其二

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

而無服其禮以哀經行

其三

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接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  
武帝下有司詣陵詔

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愴愴當復何時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

武帝開言路詔

凡闕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繇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

武帝責鄭徽詔

讜言塞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微越職妄奏豈朕之意

武帝以朱整為吏部尚書詔

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卻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  
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  
武帝以城門校尉侯史光為御史中丞詔

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咸公其  
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較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  
之才

武帝以裴秀為司空詔

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



賴之明哲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  
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  
光佐大業勲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  
其以秀為司空

元帝下張閭詔

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  
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強扶弱使無雜濫  
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

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

元帝勅吏惠民詔

昔之為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  
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  
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如柔吐  
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今在事之人仰鑒  
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後惠益百姓無廢朕  
命遠近禮贄一切斷之

元帝罷不急之務詔

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為楚悼王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踈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況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士所須者皆省之

元帝免良人詔

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為奴  
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  
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簡文帝求賢詔

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  
祚賴祖宗霽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  
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  
於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

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牾政士無謗讟不有懲  
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  
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  
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居高尚之道以隆  
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狗匹夫之潔而忘  
兼濟之大耶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  
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時人無  
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簡文帝答桓溫手詔

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簡文帝建太常官詔

太常職奉天地兼掌宗廟其為任也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上列諷議朝肆其領太常本官如故  
康獻褚皇后手詔羣公

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道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

宋明帝又誡義恭詔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我

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明帝路太后服總詔

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毓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哀三月以伸追仰之情

孝武帝詳減四時供限詔

昔紱衣御寓貶甘示節土簋臨天飭儉昭度朕綈帛之



念無忘於懷雖深詔有司省遊務實而歲用兼積年量  
虛廣豈以捐豐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大半  
庶表締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工無競厘市

孝武帝論選舉詔

八柄馭下以爵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  
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  
北多士勲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  
克允則摛之美粵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

人之識當羣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  
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

齊高帝斷衆募詔

江淹

詔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經制頃者民罹氛  
藹世襲艱阻因時流故浸以成俗斯風蕩而未返且滋  
長逋逸開罪山湖遂乃黥刑不辱草竊無咎平政察治  
萌合甄革自今已後可悉斷衆募

高帝以何戢為吏部尚書詔

江淹

官人之職實難其選所以弭諧彞品謨明庶績今思治  
惟急彌不可曠侍中太子詹事戢業履修平體識詳穩  
自升宮闈美譽咸聞必能無懈於位爰茲流序

梁武帝禁祝史祈福詔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已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  
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  
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  
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武帝置謗木肺石函詔

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  
其慄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  
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  
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竈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  
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及大政侵小豪門  
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武帝封諸功臣詔

任昉

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竝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啟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幄經啟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竝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武帝求薦士詔

任昉

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求俊異協贊雍熙歷聽九功物色輿皂

而白駒盈谷萑楚未刈是以臨朝永嘆日是伊佇便可  
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  
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武帝搜隱逸詔

高尚其志義煥通爰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  
尚想幽人可班下州郡博訊遠近若有道映丘園事浮  
高尚可以彌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  
將闢衢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遺

異人必至

北魏孝文帝與太子論彭城王詔

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綬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勅

孝文帝大旱自責詔

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  
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  
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  
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

宣武帝耕籍田詔

民本農桑國重蚕籍染盛所憑組織攸寄比京邑初基  
耕桑暫缺遺規徃旨宜必祗修今寢殿顯成移御維始  
春郊無遠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



筐躬勸億兆

宣武帝詔裴衍

知欲養疴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遐迹之  
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  
容有抑便從來請

北周武帝徵發詔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為  
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

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  
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已夕惕兢懷自今調以  
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

明 賀復徵 編

詔七

隋高祖詔蘇威

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

唐高祖錄用隋氏子孫詔

朕觀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厯數有歸實惟天命興亡之效豈伊人才其隋蔡主知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太宗手詔高士廉

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

太宗出隋官女詔

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

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特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遂其性

太宗答劉洎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繇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

太宗罷竇誕詔

誕比哀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

太宗命魏徵傳皇太子詔

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  
太宗舉縣令詔

朕聞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  
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著於名下以備黜陟  
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其令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  
令者以名聞

高宗賑貸詔

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已載深憂惕今獻歲肇春東作方始糧廩或空事資賑給其遭蟲水處有貧乏者得以正義倉賑貸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問務盡哀矜之旨副朕乃眷之心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一詔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雲中通理鉤深詣微窮太



乙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  
佇諧善績而每輒托詞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於今  
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  
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  
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寥邇不足為難便勅齋  
東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代宗却獻祥瑞詔

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

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  
無得上獻

德宗褒功臣詔

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蕪體元御極作人父  
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  
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義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  
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於凌烟閣懋昭績效  
表式儀容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

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  
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  
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  
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  
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勲在肅  
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  
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  
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

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次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

明 賀復徵 編

詔八

宋太祖置賢良方正詔

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  
言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  
抱侗儻者耻肩於常調懷讜直者難効於有司必欲興

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許  
詣閣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仁宗取士詔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  
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  
豪雋竒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敷  
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  
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

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進德修業無失其時

神宗諭羣臣詔

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卿輩謂何如而得選任之要

神宗賜韓琦詔

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舊廬



日流徙於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母使後時以重民困

神宗始策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誦讀趨鄉舉者徂於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鑿矣今下郡國召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

議以聞

神宗封太祖皇帝後詔

王珪

昔我藝祖皇帝之興以天發之期兵未始一血反而卒再造區夏其大謀盛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寢微弗顯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哉宜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於郊廟世世勿復絕

神宗允曾公亮乞免冊禮詔

王珪

天子臨軒拜三公其禮舊矣今朕以上公之秩加於元臣方戒有司卜日而冊授之乃援比固辭不能為朕引綏廷下吁其禮何時而可復耶雖用勉從則匪朕心之懌

理宗改元詔

春秋謂一為元謹始也朕以眇身託於萬民之上深懼不德戰戰兢兢自反而思惟日不足中外臣僚宜直言

時政母有所諱布告天下咸與維新

理宗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  
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廷

詔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  
載程顥程頤真知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  
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

五臣論註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各加封爵令學官  
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元英宗親祀詔

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

必親祀以終朕身

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

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

明 賀復徵 編

詔九

明太祖高皇帝存恤詔

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

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言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有存恤事宜條列於後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為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

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為弊以  
干刑憲

太祖高皇帝農桑學校詔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  
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食足理道暢焉何有司  
不遵朕命徃徃給繇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繇  
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  
校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役注以吏事出身民有



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戲彞倫不整實君  
師之過坐享民供亦豈職分之當為斯言既出臣民聽  
焉永懷多福

太祖高皇帝免江西稅糧詔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  
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蕃西按  
數種戎夷北屯沙塞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  
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

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  
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  
方狼驅蠹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  
其為困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  
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  
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

太祖高皇帝封諸王詔

王禕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

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  
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  
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  
固內外之勢也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  
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祺為秦王第三  
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吳王第六  
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  
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

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  
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  
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  
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太祖高皇帝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  
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  
惟為政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合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茲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所封以為實號後世

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太祖高皇帝招諭庫庫特穆爾詔

王禕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

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庫庫特穆爾猶守孤忠保其餘  
衆居於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  
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  
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翦  
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  
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武宗皇帝尊諡詔

毛紀

詔曰自古人君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以祔於廟

享傳諸萬世我朝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恭  
惟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十  
有七年於茲矣任賢圖政節用阜民克詰戎兵屢平僭  
亂淵慮弗遑於寢食皇威昭布於遐邇真有安不忘危  
持盈保泰之志用是宇內咸寧蠻夷率服邊陲晏然治  
平之興方有望於今日夫何不幸龍馭上賓天下臣民  
攀號莫逮顧予涼薄肇纘鴻基允惟付託之艱方深在  
疚之痛追慕遺烈率遵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羣臣恭稽



禮文議薦謚號博采衆論協於至公乃於今年五月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奉冊寶恭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昭德顯功宏仁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嗚呼盛德發乎乾綱實揄揚之莫罄徽稱薦乎殷禮尚昭顯於無窮布告萬方咸宜知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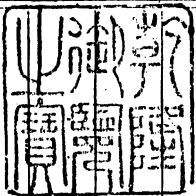
世宗皇帝遺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載深惟享國久長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何憾

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  
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  
機誑惑禱祠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  
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啟朕衷方圖改轍而  
遽嬰灾疾補過無繇每一追思惟增愧恨盖愆成美端  
仗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下  
順羣情卽皇帝位勉修令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  
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素饘毋禁民間音樂嫁娶

宗室親郡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祔饗各稽祖宗舊制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

懷用欽末命詔誥中外咸使知聞



文章辨體彙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金應琦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勵守謙

謄錄監生<sub>臣</sub>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十

明 賀復徵 編

詔十

近體

唐玄宗贈賜張說詔

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  
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  
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辰象  
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  
測仰之彌高精義深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  
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必應蘊淵深之知啓  
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  
司鈞揔六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方弘風緯俗反本  
於上古之初而邁德履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  
既喪斯文宣室餘談冷然在耳玉殿遺草宛留其迹言



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宁撫几臨樂徹懸罷稱觴之  
儀遵往禋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

德宗贈諡段秀實詔

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維爾克勵臣節不  
憚殺身維予式嘉乃勛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  
違茲殷憂變起都邑維爾卿士放然靡依逼畏所加溜  
渑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  
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

勇必有仁頃者嘗鎮涇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  
誠賊泚藏奸欺爾以詐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  
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碎兇渠之首以敵君父之讎視  
死如歸履虎至唾噫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  
駭羣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顓正色而抗辭維我信  
臣無愧前哲聲震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  
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  
限著之令甲樹此風聲可贈太尉謚曰忠烈宜付史官

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  
子仍與五品正員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  
祭旌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  
辜況誠信不達屢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於兇逆有臨  
危致命歿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  
亡一致酬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迹續具  
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  
有服節死義之臣傳於不朽

文宗擢裴度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詔

昔漢以孔光降置儿之詔晉以鄭冲申奉冊之命雖優  
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止在於安  
逸朕勤求至禮所珍惟賢顧謏舊勞敢不加敬由是委  
宰制於大政釋叅決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  
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  
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霸受乾坤之正氣珪

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為社稷之鎮  
才實邦國之珍故能祇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  
滌區宇爾則有出車殄寇之勲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  
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裕國  
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  
皆不遺廟算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  
重我心實知方用臯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  
備不奏章塞詔上言動形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後調

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弘敷典教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嗇養精神保綏福履為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減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勲封實封如故乃備禮冊命

武宗賜石雄詔

勅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鷲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

以臨賊境况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辨嚴盤丈八之矛果  
能盪寇眷言勲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  
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  
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協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冥符可  
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  
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劔  
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  
能辨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

未足耀奇朕借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為萬人之師啓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順宗冊立皇太子詔



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辭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宋仁宗禁內降詔

胡宿

朕紹承駿烈祗服先猷蹈道以臨庶邦慎憲而持大柄  
馭之予奪正以賞刑悉任至公靡容紊法比有愼幸肆  
興妄圖或違理覬恩或負罪希貸率求內出間亦奉行  
蠹政虧風莫斯為甚雖屢頒於詔約未曾絕於私祈兼  
慮臣庶之家近貴之列交適請託巧詐營為陰致貨賕  
密諭珍玩夤緣結納侵撓權綱方務澄清當顯禁詰儻  
復違犯斷在必行重念成湯以六事責躬女謁苞苴之  
先戒管氏以四維正國禮義廉耻之具張矧宗祀之涓

成屬祥釐之均被嘉與中外絀此非褒勉於自新以隆  
至治今後應內降指揮特與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並仰  
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條執奏不得施  
行及臣庶家如有潛行貨賄結託貴近者並令御史諫  
官覺察論奏咨爾丞弼體朕意焉

仁宗賜夏國主詔

韓琦

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  
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

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  
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  
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  
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  
復顧堅於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  
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神宗賜范鎮定樂詔

蘇軾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

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  
魏晉以下曹檜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  
有作者猶存典型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唯我  
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  
之所尚閱簏塵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  
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  
心下慰老臣憂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

神宗賜河陽節度使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歐陽修

勅彥博省所上表陳讓祫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  
潔齋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  
行均中外而咸及矧吾同德乃昔舊臣維禮貌之隆宜  
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甚勤顧  
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

神宗賜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

蘇軾

勅李常在泮獻賦亦儒者之常挺劒疾鬪盖孔門之事  
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先後與其自請捍邊已癰疥之疾

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神宗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蘇軾

勅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詞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神宗賜皇叔改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蘇軾

勅卿大雅不羣自得詩書之富為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既殿大邦宜膺盛禮而抑損之志逡巡不居雖莫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冲之福勉從其意嘉歎不忘

元武宗追封孔子詔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



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祠以太牢  
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唯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文章辨體彙選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詔十一 變體

漢武帝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  
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畝田以二  
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

而播種於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十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

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  
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  
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  
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  
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  
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武帝止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寡也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  
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闌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  
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  
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强者盡食畜產  
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  
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  
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

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  
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叅以蓍龜不吉不行  
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  
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  
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  
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  
望氣及大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

發貳師下駙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  
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  
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略  
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  
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  
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



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  
正關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而  
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毋  
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  
計對

成帝報許皇后詔

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寵於帝後宮希得進見

皇太后及帝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帝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后乃上疏自陳帝於是採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

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懷誠秉忠惟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徵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

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  
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  
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於九月流星如爪出於文昌  
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  
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昴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  
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  
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

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於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  
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  
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  
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  
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  
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  
車輦毀壞檻木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

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

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

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  
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又何  
不臧養民顯行以息衆譴垂則列妾使有法程皇后深  
惟毋忽

宋文帝戒江夏王義恭詔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  
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  
荷今既分張言集無日何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



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  
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  
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素太妃亦說如此  
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  
應慨然立志念自我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  
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  
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

括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  
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  
于矯性齊美關侯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  
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  
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  
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  
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  
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

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待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  
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  
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畧  
所請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  
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須紛紜日求新異  
凡審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  
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

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勅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忽輕信受母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自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

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  
戲遊不宜令過擣蒲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  
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  
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

隋文帝罪蜀王秀詔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  
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豐容納不逞結構異  
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

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  
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  
青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  
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木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  
已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  
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  
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

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  
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  
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  
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  
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  
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  
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  
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

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  
惟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  
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  
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文章辨體彙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制一

劉勰曰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易稱君子以制度數蓋本經典以立名也 吳訥曰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為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誥三公敕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

奏申下上遷書文亦如之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勅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秦始皇除諡法制

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  
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  
窮

始皇帝除封建制

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  
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始皇帝坑儒生制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二世皇帝復作阿房宮制

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  
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未就則  
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  
二世責去疾李斯馮劫制

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土留啜土  
形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  
放之海身自持築挿脰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  
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

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  
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  
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  
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  
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  
何以在位

漢武帝報胡建制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武帝答莊青翟制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武帝答御史封皇子制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  
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  
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  
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武帝封劉屈氂制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興美田以  
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忍之久  
矣終不自革迺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



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下吏妄賦  
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獄已正於理其  
以涿郡太守屈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  
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  
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魏文帝薄葬制

禮國君即位為禭存下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  
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

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  
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  
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  
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  
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  
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  
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  
孫以璫璵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

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  
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  
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  
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  
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  
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  
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

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  
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  
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瀛博魂而有靈無不  
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  
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  
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  
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文章辨體彙選卷十二